



心旗

宋知贤 著

中原农民出版社



宋知贤 著

出版社：中原农民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二路60号 电话：0371-0212121)
 邮政编码：450003
 发行单位：全国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河南新华印刷厂
 开本：710mm×1010mm
 印数：12.15
 版次：2009年2月第1版
 印次：2009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339-757-4
 定价：25.00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中原农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旗/宋知贤著. —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 - 7 - 80739 - 727 - 4

I. 心… II. 宋…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7285 号



著 宋知贤

出版社:中原农民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电话:0371—65751257)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全国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河南地质彩色印刷厂

开本:710mm × 1010mm

1/16

印张:15.75

字数:255 千字

版次: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80739 - 727 - 4

定价: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中原农民出版社

目 录

子.....	001
情敌.....	006
烦恼.....	020
悲哀.....	032
宠物.....	036
泥泞.....	040
关心.....	051
女监.....	061
心旗.....	078
酒豪.....	090
烟豪.....	092
路灯.....	095
狐臭.....	097
探家.....	099
家族病.....	102
古先生.....	109
寸草情.....	111
八大味.....	125
最后一课.....	136
小城大盗.....	144
赌徒三则.....	167
第十一只.....	170
河水向东流.....	174
迷人的池塘.....	187
纸糊的媳妇.....	193
金丝猴的故事.....	195
三千和三十万.....	201
大张和他的帽子.....	214
无影灯下的影子.....	217
射在牛屁股上的箭.....	241

子

三间浑砖到顶的大瓦房平地而起。三间！浑砖到顶！

然而小院依然破旧，更加杂乱。到处是泥浆黄水，到处是断砖烂瓦，到处是长草短棍。黄昏了，鸡们扑棱着翅膀往树上飞，瘦黄狗在院中不安地踱步。

夜色朦胧，但那间低矮的小厨房上的烟囱缺少了往日那袅袅的炊烟。主人们呢？新起的正房中，地面还没有打，堆着碎砖瓦、烂柴草，跟院子里一样，寂静无声。但细看，不是了，房子的四个角落里有三个明明灭灭的火星儿。火星儿明时，照出三张男性面孔的轮廓，一个老汉，一个中年，一个小伙。他们都蜷缩在角落里的泥地上。

这么僵持着，谁也不说话，大约有一顿饭的光景了。终于，年老的咳嗽了，吭、吭、吭！像敲一面戳了洞的破鼓，总算打破了寂静。但咳嗽一停，又无了声息，显得比先前更寂静了。

瘦黄狗往门里探探头，又怯怯地退回院中。小虫儿开始叫了。鸡粪从树上落下，吧嗒，吧嗒，很有节奏。

“别，别这样了！”突然从那个没有闪光的角落里发出了声音，颤抖着，女人的，“我……我不去见他！我，我死过了！”

“嘻，都90年代了，”声音是她对面角落里的小伙子发出来的，“见见又怎么了？娘——”

“不能见！”中年人咆哮而起，“他，他算老几！不能见，让他滚得远远的！”

“听说——他可带来不少钱呢！”小伙子嗫嚅。

“钱？钱算个王八蛋！”

“哼，一美元能换七八块钱哩！”

“钱再多也不是爹！”



“那可没准儿!”

“放屁，再说一声我揍你!”

“算了吧，”小伙子冷笑，他不信他敢揍他，“他若知道你是他的——”

估计错误，他猛地扑过来，两人扭打在一起，在泥地上滚，对骂。

只有一个火星儿还在闪烁。老人对眼前的战局无动于衷。

“打，打！你们再打，我就去跳河！”女人站起，哭了。

两人果然慢慢松开手，各自退到自己的角落。火星儿很快又闪起。

二

她真的死了，他对自己说。几年前，他曾偷偷拜托香港的朋友给她寄过一封信，然后急切地盼望着。但回信说她死了！他面前还是闪着她的形象：白、稍胖，眼不算大，却最勾他，鼻凹里有三颗麻点，也是白的，像三颗星更衬得俏。屁股与大腿交界处的外侧有一块紫痣，奶头儿左边的大些，右边的小些……他们新婚过满月，她回娘家，他被抓了兵。她知道后，脸上抹了锅灰，追赶了百多里，终于追上，她跪下向他喊：“回来，俺等你！”三十多年，这声音时时响在他耳边。

刚说开放探亲，他就挤着登记，然后登飞机，心里却又进了冷气，她死了，去看谁？

“死了也要去看看她的坟！”他在飞机上想。

“兴许没死呢，怕受连累，说了谎——这种情况很多见的。”他又想。

现在，连这里的官员也对他说她死了，坟就埋在故黄河的坝头上。她真的是死了！

这消息对他打击并不算大，他毕竟早有了思想准备，只是心又猛地下沉了一些。那本不该升起希望又悄悄熄灭，如同只轻轻闪了一下的火星。

他在县城的街上买了奠礼：几样供果、几样荤素、一把金针菜——这是她最爱吃的，又在一个小巷拐角处买到了香和黄表纸、金箔。第二天一大早，他提包上路，幸好招待所门外有等着挣钱的三轮车。在离故黄河坝头很远的地方他就下了车，让三轮车在公路上等他。他要一个人静静地去奠她，也许冥冥之中她会跟他说些什么。她最怕羞，有人在旁决不跟他讲

话的，这他知道。

他知道，因他没有亲人，他走后她一定要回娘家的，她们村上死了人，都会埋在这坝头上。但到了这里他又作了难，这一片坟堆，哪一个的是她的呢？他记忆中的她家的坟地，却变成了一条小河沟。他提着包，踌躇了。

幸好，晨曦中从村子那边走来一个人，挎粪箕，戴嘟笼帽，慢腾腾地走，不知是捡粪还是要下河割苇。他急忙迎过去，用她的小（乳）名询问。那人摇头。他又说她嫁到哪里，是回娘家住的。那人盯着他看了好一阵，才向坝头半坡上胡乱地一指说：“喏！”然后就匆匆前行。

坝头半坡上果然有一个孤零零的坟。他到坟堆前跪下，将供果、供菜一字儿摆开，想了想，又从包内取出一大沓崭新的钞票，恭恭敬敬地放在她面前——这是他为她攒的，有人劝他用这钱在那边成个家，可不知怎的，他忘不了她，忘不了那一声“回来，俺等你！”。他要给她留着，要给她看看啊！

他磕了一个头，想起他们成亲拜天地时就是这么磕的。那时他受伙伴们怂恿，一边磕一边偷偷捏了她的屁股，惹得她后来骂他流氓……

他又磕了个头，记起那天夜里，她跪在床这头，他跪在床那头，两人对着磕。她说他磕得不诚心，额头没有碰到被子上。他说她磕头时不该偷看他。两人笑着，一起拉被子蒙到头上……

再磕一个头。这是回报他被抓走时，她远远地给他磕的，那时，她一边磕一边喊：“回来，俺等你！”

他把额头深深埋进草丛下的沙土中，让老泪汨汨地流。一阵风吹过来，他听见哗哗响声，知道那是钞票被风刮了去，但他仍不愿抬头。认定是她驾着风来了，他谛听她的脚步声。

哗——哗——
他听说，这边的人看钱重了，看人情淡了。想不到她也竟然如此，连一句话也不留给他，只顾翻那些钱……

哗——哗——
他一阵难过，竟呜呜地哭出声来……

他觉得屁股上热烘烘，才慢慢抬起头。原来，太阳已经升起，面前那些钞票少去了大半。有几张就躺在不远处的草丛中，他并不去捡回，只把剩下的收进包中，又默默捧起几捧沙土撒在坟上，才慢慢后退着离开，险



些被脚下的小水沟绊倒。

三

失却了希望，他倒轻松了许多，便去游览风景名胜。东去拜了孔庙，登了泰山；西去游了龙门，参观了秦始皇兵马俑坑。忽然，他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似乎更增添了许多滋味。此行失去的固然挺多，得到的却也不少呢！

返回台湾的前一天，他又回到了小县城。这是他的终点，也是他的起点。他必须从这里往回走，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刚踏进招待所，所长就满面喜悦地迎上来大声说：“可把你等来了！”

“什么事？”他疑惑。

所长把他拉进办公室，拿出一沓钞票给他。

“谁的？”他不接。

“你的。”

“我的？”他拿过来习惯地把钱数了数，啊，竟和风吹跑的一样多！他呆了。

“谁送来的？”好久，他才想起问。

“我们也没有见。”所长摊摊手，“钱放在柜台上，下面压了纸条说是你的。”说着又递上那纸条。字写得不怎么样，顶多小学水平。

这一夜他又失眠，想这钱怎么一分不少地又回来了？想为何不见那送钱人？不是说这边人把钱看重了，偷的、骗的都很多，竟也有拾金不昧的！当时风那么大，怎么能一分不少的都拾回来呢？莫非是她的在天之灵给他收到一起送回来？可她应该知道他现在需要的不是钱啊……他又想起那个挎粪箕、戴嘟笼帽子的人，可他没有停脚就下河去了啊……

探亲的日期到了，他不能再去揭开这奥秘。第二天，怀着遗憾他买了回程的车票。在候车室大门口，他面向西北——故黄河坝头的方向，默默向她告别，向她感谢——起床的时候他已经认定这钱是她送回的了。即使是别人送来，也是受她灵魂的启示，她定是怕他钱不够用！

检票的广播响了很久，他才慢慢转身进站。

火车呼啸着奔来，稳稳地停下。他挤在人群中登上了车梯。

就在这时候，在耳旁的嘈杂声中，忽然一个声音挤进来：“俺爹！”

虽然他对这声音并没有条件反射，但他的心还是怦然一动，不由转过脸去。但只看见来回奔跑着的人群，便又转回脸去上车。刚走到车厢进口处，又听见一声：“俺爹！”

他不想再回头，却不由又回了头。这时，他看见一个汉子，四十来岁，胡子拉碴。怀抱一条絮得极臃肿的大黑棉裤，像抱着人的两条粗腿。是他！是那个挎粪箕、戴哪笼帽的人！

“你……你找谁？”他不由分说。

“爹！”汉子呆呆地望着他，就像那日望他一样。就在这时候，列车缓缓地启动了。汉子猛冲过来，将大棉裤一下扔进他怀里。

现在，是他呆了。

列车越开越快，汉子跟着列车跑，却不说话，最后见到列车员要关车门了，才猛地喊：“爹，这是俺娘让我给你送的，她说这里天冷，你的腿有毛病……”

列车早已离他而去，但这声音全部被他收进耳朵，一字也不曾漏下……



情 敌

小小县城，出过皇帝，出过宰相，出过将军，也出过才子名优，独独没有出过英雄。据说，出帝王将相，要靠天时，日精月华；出才子名优，要靠地利，山育水养；出英雄则须人和，人的气质。精气所聚则英雄出矣。如此说来，似乎是小小县城里人的精神面貌在哪方面出了问题。

但不久以前，西南边陲一阵枪声，这历史的僵局终被打破，小小县城里出了个英雄，而且是孤胆英雄！在一次战斗中，他和插入敌阵的战友失散了。茫茫黑夜，异国他乡，崇山峻岭，顽敌四伏，死神绿森森的目光紧紧地盯着他。他没有趴窝，没有装熊，迎着死神，挺直胸膛端起冲锋枪，机智地在敌营里冲杀。竟然报销了敌人一处隐蔽得极好的阵地，炸毁了两个猫耳洞，消灭了十三名敌人！若不是第二个猫耳洞里一个垂死的家伙打伤了他的腿，他也许会创造出更大的奇迹。以后，他就遭了难。高山、险路、密林对断腿，这是一场悬殊太大的较量……

当他的名字列入第一批阵亡名单出现在首长面前的时候，他却奇迹般地爬回来了！发现他时，他昏死在国界线上！

立即，全国大小报刊都登出了他的名字，所有的电台都播送了他的事迹。“战斗英雄”、“孤胆英雄”、“歼敌英雄”等闪着金光的桂冠理所当然地落在了他的头上。千里之外他的家乡，这个小小的县城也震动了，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们脚下这块土地上出了一位英雄，没有一个人不为他感到骄傲！

几年过去，英雄治伤、疗养、归队、提升……也许是生活节奏太快，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他竟没有顾得上探家！他在家乡激起的热情也逐渐冷却，从现实慢慢步入历史。

忽然一个电报打来，英雄要回家乡来探望了！这消息又一次摇晃了这个小小的县城。善于抓思想工作的父母官们，看准了时机，要借这股东

风，在全县掀起一个“学英雄见行动”的热潮，来推动各项工作。红头文件一下，于是广播站、宣传部、文化局、文化馆、县剧团等诸多宣传机器一起开动，热闹非常。景仰已久的人们，也盼着一睹英雄的风采。这块土地翘望着英雄的光临。

这天上午，火车站前面的小广场四周，插起了数十面五色彩旗，从车站到县城三公里的街道上，悬起了几十幅过街标语。列车到站前一小时，县里五大班子的要员几乎一个不留全部驱车到了车站。机关，学校，英雄家乡所在区、乡、村的代表们和成百上千仰慕英雄之名欲一睹英姿的人组成的欢迎队伍，也准时地在大街两旁排起了欢迎的人墙。

但是，英雄给家乡的人们开了一个大玩笑，列车到站了，又开了，可没见他 from 车上走下来。又等了一班车，仍不见影儿，太阳由东转向南又转向西，人们只好怀着遗憾、失望的心情陆续散开、回家……

二

他来了，只是提前一个站下了车。

师部给县里打电报通知他要回家探亲，他是知道的。家乡要隆重欢迎他，他也是估计到的。一路上，他都在默默地想着如何跟家乡的领导们见面，如何面对欢迎他的乡亲们。他甚至想到了如果让他向欢迎的人们讲话，他讲些什么，怎么讲。态度要谦虚，举止要大方，声音不要高也不要低，高了趾高气扬，低了显不出气魄，还要充满激情，充满对家乡、对祖国的爱。单调而急促的车轮声伴着他平静而又激动的心情，他似乎在想许许多多的事情，又似乎什么也没有想，脑海里一会儿是波涛奔涌，万千思绪，一会儿又波平浪静，一张白纸。一路上，他木木地坐着，僵僵地躺下，甚至忘了吃饭。当列车员报出他家乡前面的一个站名时，他突然站起身，取了自己简单的行李包就向车门走去。“喂，错了，错了！”坐在对面的旅伴惊奇地提醒他，他却笑着回头说：“谢谢，不错，不错。”

他下了车，哪里也没去，就在候车室里一直坐到夜间，才又换上一列回家的慢车。

在小站下车的时候，恰好是夜间零点。下车的人不多，连他一共才三个，那两个连站房也没进就抄小路出站了。走进验票口的只有他一个人。

站房里冷冷清清，昏黄的灯光照着几个平躺在长椅上枕着行李包的



人，有一个还发出响响的鼾声。一个身着工作服的工作人员匆匆地走过，不知道在忙什么。总之，没有一个人答理他。

他出了站房，门外是昏昏的一片，远远的几盏路灯勾出了站前小广场的朦胧轮廓。小广场里也是静悄悄的。做小生意的摊子回家了，连平常挤拥挤拥抢着接客的蹬三轮车的人们，也似乎知道半夜里这班车没有什么油水，都回家睡觉了。当然，白天插的那么多彩旗，那么多欢迎的人群和标语牌他是没法看到了。

他站在台阶上，望着这个小广场，望着这久别的家乡的土地，一团滚烫滚烫的热流从丹田处升起，霎时充盈了心胸，堵塞了喉头。不知不觉眼睛湿润了，蒙眬了，两颗泪珠在黑暗中缓缓地流下来。一股初春的风带着寒意奔过来，刮得什么哗哗地响。他一抬头，看见广场的北面有一幅过街标语，映着路灯的光，隐隐可见“欢迎英雄归来”几个大字。他的心猛地抖了一下，哦哦，原来在列车员报出站名的那一秒钟内，他做出了提前下车的决定，正是怕看见“英雄”这两个字，听“英雄”这个称呼，更怕见了家乡的人来欢迎他这个英雄啊！他内心里不承认自己是个英雄啊！为什么呢？是不是他说了假话，消灭敌人一个隐蔽阵地是编出来的，或者是自己的幻觉？不不！只要一闭眼，当时他向敌人射击的情景和敌人倒下的尸体的丑恶面孔他还能看得见！他怕那个伏在机枪后面的敌人没死，还给了他一脚，把他搭在机枪上的一只手踢下来，并且在那座山腰行动的战友也作了证明，说山顶上确实有敌人向他们射击，想阻止他们前进，突然山上响起了一阵枪声，敌人的射击停止了。时间、地点、情况，完全一致！是不是他虚报了战绩？他没有消灭那么多敌人？不不，正因为他是个人，生怕敌人没有打死而遭报复，他是一个个检查的，数了数：山头上六个，第一个猫耳洞三个，第二个猫耳洞四个，一共十三个，一个不少！并且就是在他检查最后一个敌人时，被这个敌人打伤了腿，而他把这个敌人的脑袋砸了个稀巴烂。至于他爬回了祖国，爬过了边境线，他自己的存在就是证明！这一切都是问心无愧的，即使没有任何证明！那么，为什么他不觉得自己是个英雄？他说不出，反正他觉得自己不是，特别是他踏在家乡的土地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不是，决不是！

“我不是英雄！”这个意识明确了以后，他的心情就慢慢平静了，身上也轻松了。他缓缓地走下台阶，缓缓地穿过小广场，向那条窄窄的街道走过去。能这样悄悄地走回家，就是他内心的渴望。

“喂，刘星！”突然从他的旁边传来一个又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只见一个人从电线杆那边跑过来，大声说：“嗨，我是特意来欢迎你的，欢迎我们的英雄！”

他停住了脚，细看那人，个头很矮，似乎也瘦，穿戴却整齐，竟是一身西装！眼睛在昏暗中闪着幽幽的光。那脚步、那姿态、那身材、那眼睛，突然使他记起，啊啊，是他，是他！第一个见到的家乡人是他，竟然是他！

三

“‘亲爱的，我只说不会有鲜花在我面前开放，我只说不会有朝阳在我心中升起，可是现在，一朵最鲜艳的花就在我面前，一轮最灿烂的朝阳就在我心中升起——’行，有文采！‘亲爱的，你就是鲜花，你就是朝阳，我愿意把我的心捧在手里，高高举起，献给你——’嘻嘻，够意思。‘亲爱的，为了你我可以献出一切，甚至……’哈哈！”

“你——笑什么？”他紧张得像站在绞刑架前。

“我笑两个可怜的人！”

“谁？”

“写这信的和收这信的！”

“什么意思？”

“两个人都没有名字，准是两个可怜虫！”

“不，不——”

“不是没有，是没写，对不对？”

他忙点点头。

“好，现在就落实，收信人——这个‘亲爱的’是谁？”

“这——还要问？”

“要问，没名没姓，这样的信扔给谁都行。”

“……”

“不说我就扔了！”

“给你的嘛！”他知道她真会扔的！

“给我的？好，就是说要在这‘亲爱的’前面或者后面加上三个字，变成亲爱的刘觅觅，或刘觅觅亲爱的……”



“……”

“这一项算落实了，那写信人又是谁？谁是这位才子？”

“你——”

“‘亲爱的，为了你我可以献出一切，甚至生命。’——哈哈，这个敢为我献出生命的人却不敢写上自己的名字！”

“冤冤，我，我——”

“亏你还是班上的文学家，拿回去，把名字写上！”说着，她把信扔给他，就像老师扔一篇不及格的作文。

他捏着那信，浑身像掉进冰窟窿里。

一群同学嘻嘻哈哈地从他们身旁走过，他吓得急忙把信塞进口袋，低下头往回走。

“等一等！”她又喊住了他，“不会写情书吗？给你一个做样子，比着抄去！”说着，她把一个叠成三角的信扔给他，便哼着歌儿，挺着丰满的胸脯，像骄傲的公主一般追前面的同学去了。

她拒绝了他，还嘲弄他。他心里又失望又痛恨，真想把她扔来的三角信撕成粉碎，但他还是把它展开，映进他眼帘的竟真是一封情书：

“亲爱的冤冤，我爱你，三年了，从我们见面的那一刻我就爱上了你，虽然我知道我个子太矮，长相也不好，但是我相信，有朝一日你是会属于我的……”再往下看落款，大大地写着“黄振坤”三个字。

同学们早就在议论，黄振坤在追她，他不信，以为不可能，他不配她。一个是又黑又瘦的矮个子，一个是县农技校最漂亮的校花，反差太大了。虽然他们三人住在相邻的村子，经常一路来回，但他从来没有把和她联系起来过。

几天后，他们从农技校毕业了，又一道回家。一路上都只有她和黄振坤高谈阔论。说他们回乡后定要干个轰轰烈烈，制定出真正男人的标准是“冒险”，真正女人的标准是“要强”，断言日本强大的关键是武士道精神，声言如果自己当了总理头一件事就是……他在后面低头跟着，不想插嘴。似乎就因为那封不合格的情书，他已经成了一个失败者，他的心灰得像一口废弃了的井。

他们爬到一座高耸的坝顶，站住了脚。

这坝是祖先们的遗迹。古老的黄河曾经从这里折向北，汹涌的浪头整日整夜地向这里轰击，终于冲出来吞噬南岸的一切。顽强的祖先们硬是用

土和他们的肉体在这里堆起高出其他河堤十几米的大坝。如今黄河北迁，只留下它和它环抱的一湾清水，叫黄河故道。人类是极其健忘的，争着取坝里的淤土和着祖先的筋骨去烧制砖瓦，使坝的里侧变得壁陡，像极高极高的跳水台，而坝顶则是茂密的树林。这一切使它成为远近十几里内的一处景色。他们分手处也在这里。

“拿来！”忽然她向他伸过手来。

“什么？”

“情书呗。”

他望望旁边的黄振坤，尴尬得简直要一头扎进河里去。

“嘻嘻，恼了？弃权了？”

“……”

“给你三分钟时间的考虑……”

他红着脸，把那添了两个名字的信交给她。

“还有呢？”

他又把那叠成三角的信也交给她。

她把两封信叠在一起，塞进口袋，然后扫了他们一眼，大声说：“听着，三年里，我收到二十一个人的五十七封情书，”说着，她把手伸进书包，果然拿出了厚厚的一大摞，嘭嘭拍了两下，“我宣布，我已经拒绝了十九个人，现在让他们的情书也见鬼去吧！”她把手伸向坝内，那些情书便燕子似的一个个飘向水面，然后又鸭子似的在水面上游，最后，瓦片似的沉入水底。

他们两个男人，相互对视了一刻，眼里射出了庆幸而又敌视的光。

“你们也许是幸运的，”她说，“也许是最不幸的，因为我毕竟只能选择一个。”薄薄的眼皮拉下来，只现出长长的眼睫，声音也变得柔柔的。

两个情敌不由又对视了一眼。

“我知道，你们对我都很好，但是我不知道谁最能理解我……我希望你们不要像我爸爸，他，他不像个男子汉……”她声音哽咽了。她爸爸是个小学教师，以老实、胆小出名。“文革”开始时，有人要斗他，他吓出了神经病，后来丢下她和妈妈就从这里跳进湾里……

后来，他们谁也不再说话，分别走向通往自己村庄的路。



四

静静的街道只有他们两个人，他们是情敌。

他在千百万人面前是英雄，而在这个又瘦又矮的人面前却是个失败者！

他避开一个隆重的、热烈的、光荣的欢迎场面，却换来了这个尴尬的处境，不免心底有些懊丧。

胜利者却兴高采烈：“嘿，欢迎的人都走了，我偏偏要留下！我断定会等你来，怎么样！”

他想说“谢谢”，但违心，说不出。

“老远我就看见，瞧这个头儿，这姿势，还有这身军官服，嘿，像个英雄派头，准是你。”

他不愿他再说下去：“喂，这些年，你怎么样？”

黄振坤拍拍西装：“你瞧，还用说，不瞒老同学，万元户，外加县劳模！”

“唔，好。”

“多亏了贤内助哩！”他狡黠地笑笑，“前年，我承包了那个跨了台的窑场，人人都说危险，可觅觅说，不敢冒险就没有出息，包！她女人家，竟也跟我搬上了大窑，嘿，只一年我们就成了万元户！”

胜利者的骄傲就是失败者的耻辱。他心里酸酸的，苦苦的，嫉妒的火苗不时跳起来舔他的心，他克制着。她是人家的妻子，人家有那个权利。

黄振坤像看出了他的心事，拍拍他的肩：“老同学，眼热了？”

“不不。”他有些慌乱。

“告诉你，咱冒了尖，可没有光顾自己，又发扬风格，支援别人，不瞒你说，你哥哥那座破窑，不是我帮一把，早垮了！”

“唔！”哥哥信中说过，只是没有说是谁帮的。

“不信，到你家问你哥！我借给他五千，不要利息，不附加条件。咱不为别的，就为他弟弟在前线为国家立了功！县里表扬我，选我当模范，我说，这都因我有个好妻子呀！”

妒火没熄，却又加了些敬佩搅作一团，最后还是托出那失败为成功之母的羞愧。再看身旁这个又矮又瘦的人，似乎并不丑陋，幽幽的目光里，

倒显示出一种气魄，一种强悍。难怪觅觅……

“看看，我倒在你这英雄面前吹自己了！”

“不不，我不是英雄。”真的，在他面前，他总觉挺不直腰杆，长时间潜藏在他内心的这种自卑又占领了他。是呀，他的那些英雄事迹也许都是偶然碰上的，如果那座山头上没有敌人的阵地，如果阵地上的敌人没有忽视背后，如果没有碰上猫耳洞，如果不是他对两个猫耳洞都恰好处于有利位置，一切都将会变成另外一种样子。也许他已经默默无闻的牺牲，也许他还是他……一个真正的英雄，应该有英雄的自我意识，而他没有，至少现在没有。

“不说这些了。”黄振坤已经意识到了什么，“你这次探家有什么打算？”

“打算？”

“结婚了吗？”

他摇摇头。

“有对象吗？”

他又摇摇头。

“骗人！”

“不不！”

“像你这样的英雄还不捞个首长或大干部的女儿？”

“不，真的没有。”

“行，过几天给你介绍一个。”

“不不。”

“为什么？”

“我，我不想结婚。”

“哈哈！”黄振坤大笑，“我明白了！”

五

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的。

那天下午，她给他来了信，约他晚上到坝头去。他估计是她看到了省报上登出他的一首小诗。偏僻的村庄里有人的文章登了报纸，那是了不得的事！在人们心目中简直就是了不得的英雄大业。她决不会无动于衷的。